**《我溫柔的將我喚作一隻……》** 華文五林曉芸

感受到自己規律的鼻息，呼吸均勻。這會兒擦著身子的睡衣料子總覺得不習慣，絕不是純棉的，我敢說。等等，張開眼睛前還是再確認一下吧，眉毛、鼻頭、嘴角，連著邊上的肌肉牽動似乎都沒問題，手指、腳趾也都還沒正確感受到被子的質感，床與被之間的溫度。

我睜開眼睛。昏黃的光線從頂上的燈管溢出，所見淨是濛濛的，不知是自身的緣故呢或是這房間給人一種靜謐得彷彿停止呼吸般的感受所造成的。我試著轉動身子，幸而轉換方向並無困難，瞥見床頭櫃上擺著我最愛的帆布提包，黑色底布上印有白線描成的向日葵花圖案，大學畢業那年媽送的，忘了為什麼，總之是個硬挺實用又不失點貴族氣息的包，我的最愛。他來過了？把這安慰的象徵帶來了，我與這窄小的世界不熟，能做到如此的，大概也只有他了吧。

長年穿著沾上了濕地軟泥的上衣，三百六十多天中有差不多兩百五十天都是卡其色的長褲，尤其與濕泥脫不開，有時是剛沾上的，有時乾掉了，呈現一種引人想伸手將其剝離下來的微微龜裂表面，他是那片充滿生機的濕地，儘管表面看去也許以為是團爛泥。我以為遇見了一隻水鳥，但過了六年後的現在我開始懷疑該不會只有我這麼以為，畢竟所謂的生機與潛力這都西是如此的說不準，「你們搞文的總是這樣」姐的語調中透露著不信任，但好教養的她努力想將懷疑給藏起來，卻是徒勞，「眼光獨特。」句子完成。親愛的姐，你自以為優越的質疑這個世界，但看看你周圍，至少是經過你的完美挑選而組成的小世界，沒有絲毫起色啊，這個黑白的世界裡黑白依舊，就我來說只是如此，你的一切都是那麼樣的令我難堪。從頭髮到腳尖、伴侶到事業、直系關係到旁系血親，更不用說是朋友了。有你在，你燦爛的笑容尚存，空氣即因此而有了溫度，不需要我了，我這株小草若是插在了肥泥裡說不準能發長得更好阿，你說是吧姐，我一直扮作妳乖巧的妹妹而長大，已經夠了吧，你看見我的決心了嗎？

遇到討厭的事，第一步就是躲開。每當你貫徹一個念頭時，我說的是真心、定意不管發生任何事情都優先遵守某項規則時，在除你以外的人看來，你就擁有了某種顛狂，甚至帶那麼點兒神秘味道在。比方說我的「躲開」，有經驗的人就知道，這可也不是見易事啊，小場合裡頭，無論是人數或是情況都較能掌握時，逃得優雅就不那樣難辦，高明點兒的甚至能帶上一抹微笑，臨走前依循著起頭的問候，加以鼓勵，盡責的給人以空虛的盼望，好在下回再見時就從祝煙霧般的祝福開始談起。這算是容易的，若是有人想嘗試這活兒，我建議他就從這步開始。

這是一項才能我想，噢不，這是本能。不帶走一片雲彩般的來去法純粹只是小膽心弱的選擇，也是能撐得住大場面的，自由縮放的遁逃。例如說我的婚禮。暫且稱呼他為水鳥吧，至到如今他也沒什麼好介意的了，總之我想表達的是，能做到令旁人羨慕的、甚至多拉一人作陪的逃，難度是高的，條件是鉅的，代價是超乎想像的。可想這是個品啊，兩個人彷彿跨越柵欄障礙似的飛離地面，哪怕只有瞬間，也都是美的啊，這也是撐著我不後悔亦不回頭的主要原因，我不會想要是當時再加上個別的顏色、或是少掉哪個環節或配角之類愚蠢透頂的話，這已成定局的曾經就是我的作品，我會，也必須將它當作最好的，收藏。

我遇見了水鳥，在我二十四歲那年，生活與工作都不順利的一年，剛從上一份工作中抽身。那是在一間知名連鎖餐飲企業裡擔任站櫃檯的工作，雖沒硬性規定得隨時站著，但客人來時必得站直了，戴上優雅親切的笑容面具，從統一練習鞠躬起，開始一天的工作。門面可是重要的第一印象，親切自然的笑容只是基本中的基本，身為櫃台，處理預約訂位及與其他班人員有良好的溝通是首先責任，這部分我倒是認為比微笑來的容易許多。工作半年，算是順利吧，但是，某天早晨一覺醒來，我發現自己再也笑不出來了，於是我打電話跟公司請了假。那是個料峭的初春，我一個人跑到離家最近的濕地去，其實我從沒去過那種地方的，也不知道為了什麼，總之突然很想看鳥，還有軟和的泥，那樣稀那樣軟，好像能帶來安慰似的。事後推想這段奇妙經歷，腦中浮現的是一隻黑背白身，一雙紅色長腳的可愛鳥兒-高蹺鴴，《候鳥來的季節》中的男主角是關渡的生態保育員，研究候鳥，特別是高蹺鴴。

我遇見水鳥就是在那個時候。一隻大白鷺展翅，起飛的瞬間之美，不禁令人發出「啊」一聲讚嘆，兩聲交疊，身旁還有個他，一手拿著相機蹲伏在旁，一身的卡其色掩映在草叢後，標準的保護色。

環視四圍，眼睛適應了黑暗，繼續搜尋今日早些的談話。「你真的不記得了？」眼睛周圍的肌肉牽動出疲憊，「你真的，不記得我們已經離婚的事？」水鳥一個字一個字的對我說。躺在床上的我忍不住濕了眼眶。「我們不是才訂婚嗎？哪來什麼離婚？」他的眉頭皺得更深了一點。「你，是真的撞到忘記了？喪失記憶？」使用這些字眼他似乎感到艱困，「算了。反正不管你記不記得，事實就是如此。」他頓了頓。我知道這是他有所動搖或是搜尋下一句詞彙時會有的反映，稍微猶疑之後仍然是「多休息，我先走了。」

才是早晨的事，我竟忘了當時反應的是大是小，我把自己關進沉沉的睡眠當中，停止思考。直到現在，夜深了，濃得化不開的夜色適合回憶。我有太多事情需要釐清，包括我們的相遇、相識、相知，進而相惜，卻又為了什麼分開呢？我必須好好想想，沉到最深的井底去想，將凌亂的畫面拼接、將碎屑全撿起來，放到對的位置，至少是我以為對的位置。

才剛開始習慣病房中的鐵床架、白枕套與點滴瓶時，醫生例行的出現，查看一下執勤護士填寫的記錄表，再低頭埋首邊上資料。「除了失去部分記憶，身體狀況一切正常。」他是個中年醫師，男的，看上去自信滿滿。「你可以出院了。」

說也奇怪，除了他的事選擇性的刪掉了部分之外，其他的，大概都沒忘吧？我讓自己的時間思緒頓了三秒，雖然外部世界依舊運作，卻有種對不上線的歪斜感，代表時間的軸線傾斜了幾度，微微的、旁人無法一眼看穿的幾個刻度，不過卻是真實的。就在這麼重新學習平衡的過程中，我回到了公寓。聽說我們分開是近一個月內的事，原本打算幾個月後退掉的公寓這回兒還有幾個月的租金墊著。我慣性從包的內層口袋中抽出鑰匙，小串的、玲瓏的，沒有吊飾，輕微的互相撞擊著，將其中一枝塞進鑰匙孔，輕輕右轉，開啟一幅雜亂無章的景象。

**\*其實想過幾次搬家**

大學四年，我有三年半都是一個人住。每棟宿舍的一樓都配有兩間「身心障礙房」，是專給身體或心靈上有需要的學生。但不知為何，我和當時的室友(從外表來看身體上並無特殊的障礙)聽從學校的安排，住進了兩人享受四人空間的特殊房間。出了社會開始自己賺錢，儘管不多卻也住得起比宿舍大些的獨立房間，有些雜亂但亂中有序的習慣還保留著。脫了鞋進門，至少前三格磁磚充作玄關的空間還算整潔，看一眼熟悉的床，顯然經過長期使用而些微變形的枕頭、堆疊得與正方相去有些距離的棉被，床邊靠頭一側的牆上，除了一些風景明信片之外顯得空蕩，簡式的木製書桌，沒有抽屜，雜物全都堆疊在窄小的劣質三格櫃裡。大略瞥了一眼，果然是磚頭書佔去了大部分空間，零星佐以友人所送、不知該擺哪去的大量茶包、多出來的筆筒、一盒小學生的彩色筆。

猛一看就是個單身女子的房間沒錯，可我總還是有點驚訝，難道就沒半點「我不只是一個人」的痕跡嗎？

有點累了。思考碰壁的時候很快就感覺累，像彈珠台上的彈珠，衝來撞去那般辛苦。我將身體躺倒在床上，人工式的盡量放鬆，強逼自己眼裡只有天花板時腦裡也只能有天花板，想當然爾，白色的大型畫布上還出現了很多目前暫時不願清理的印象。例如水鳥的臉。

我到底哪去了？單純出現一個人，哪裏有這樣的電影？那理當是我的位置彷彿被人刻意打上馬賽克似的，那個依著水鳥的人形，臉面與身形皆顯得模糊。我閉上眼睛。

**\*接回神經時才是真的痛**

「喂？」睏得上一秒跟下一秒都還無法好好銜接上。「老天！你終於接電話了，你還好嗎？你還好吧妳。」似曾相識的聲音，但等了一會兒卻沒有臉孔浮現，於是將手機稍微拿離開臉頰，盯著重又亮起的螢幕，上頭顯示姓名的位置發亮。是雪。

「嗯，還好。」

「什麼叫做還好，妳都一個月找不到人了耶，是怎樣，最近大家都流行搞人間蒸發喔。」

「大家都…誰啊？」

「就是那個老松他們阿…阿那不是重點，你少在那邊混淆視聽!快說，妳到底去哪了？」

「我……一個月了嗎？這麼久…？」

一定是時間或是我其中一方下決心離開遊戲規則了吧，要不然無從解釋起時間的失落。

「又來了，你又不想說了對嗎？你這個人……好啦，不要說我逼妳，妳沒事就好，想說再說吧。」

「嗯，雪，謝謝。」

「還記得謝謝，這還差不多。阿對了！打給妳主要還有件事要問你，」

「什麼？」

「就是那個啊…我知道這真的很麻煩妳，但是我真的沒辦法了所以…」

「到底是什麼，妳講，我盡量。」

「我就知道妳人最好了!那我就說囉。」

「嗯。」

雪大喇喇的，比起純白透淨的雪花，承載朝露的草尖我想還比較合她。

「我想麻煩妳幫我跟水鳥借投影機，SHARP可以投3D的那台。」

大概是看我一時沒作聲吧。

「所以我就說拜託了嘛，我知道你們離了，可是當朋友總還可以借東西吧。」

「嗯……所以我們離婚..我是指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嗎？」

「大家是誰我是不知道啦，但至少你公司同事還有我們幾個老朋友都知道吧。」

「說到這個。」雪換了種小心翼翼的聲音。

「妳真的沒事？」

「我應該要有事嗎？」大約小心謹慎的情緒會傳染，我也跟著使聲音聽起來更專注些。

「也沒有啦，就是妳之前鬧得很兇，還嚷著說要跳河之類的…」回到正常語速。

「然後妳就消失了。」

雪稍微清了喉嚨，這是她要說感興的話時必有的動作。

「雲，我跟妳說。」

「嗯。」

「妳沒事就好，我跟妳說，這是件好事。」好事？我的大小姐妳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她再度清了清喉嚨，這在她來說算是少見了。

「我說，妳跟他離了是件好事，妳……」她難得一個字一個字的說。

我掛上電話。

我靜靜望著死亡的手機螢幕，現在它喪失了傳訊功用，只留下長久被我凝視的痕跡。

**\*從最簡單的地方開始**

需要的跟想要的，我想我需要一張足夠大的紙把他們列出來，鋪在地上好了，光著腳丫踩它。在我把房間盡可能弄亂再盡可能回復到一塵不染的勞動結束之後，重又躺回床上，望著白色天花板於是興起了想擁有一張大而潔白的紙的慾望。

我將家裡僅存的A4紙拼拼湊湊出一張像樣的畫布。黑白印製的豆芽菜翻了面只剩下白，一小塊一小塊的白仍舊能拼出我要的形狀，我將它們一張張翻面，對齊，拿出細邊透明膠帶，盡可能在使用到最少的情況下將之接合。刻意花時間將動作在腦子裡拆解，一步一步的細心完成，根據經驗，像這種時刻呢，要抱著好像答案就藏在最微小、最無意義的動作上的心態去做。多年以前當我感覺到世上每個人包括我，大概都是混蛋的時候就是這樣做的。原來過了這許多年，混蛋與非混蛋之間的界線只有更加模糊而已，或許是因為根源都是人心，所以本就盡是罪惡吧。

我找到衣櫥的抽屜，最下層，最深之處，拉出一紙證書。談到解決事情的方式大至上可分為兩種人，尚未看見實體即開始思考該如何解決的，反之，直到觸著了自己所以為的實體才有辦法運轉些什麼的，我想自己屬於後者。終於知道為什麼證書都力求質感與美觀，質感是增加捏在手裏的真實、美觀是因應狀況降低或增強面對現實的感受。話說回來這裡可是公寓啊，點火之類的蠢事我是不幹的。

我用兩手輕握著兩旁的白邊，細細讀過每一行字句，慢慢將紙立起，手指移動到上排的中心點，撕開。固執的由上往下，機械性的重複著，為要成就畫作，它必須要成為能被吹走的線條。線條最終被染上瑰麗的深紅色顏料，平鋪在白底的畫布上，遠看，彷彿像一隻水鳥。